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弘明集卷六

七

詳校官中書

臣沈

颺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檢討

臣

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

臣

胡子襄

謄錄

監生

臣

李

椿

欽定四庫全書

弘明集卷六

梁 釋僧祐 撰

釋駁論 井序

晉釋道恒

晉義熙之年如聞江左袁何二賢並高畧治道諷刺時
政雖未覩其文意者似依傍韓非五蠹之篇遂譏世之
闕發五橫之論而沙門無事猥落其例余恐眩曜時情
永淪邪惑不勝憤惋之至故設賓主之論以釋之

有東京東教君子詰於西鄙傲散野人曰僕曾預聞佛法冲邃非名教所議道風玄遠非器象所擬清虛簡勝非近識所關妙絕羣有非常情所測故每為時君之所尊崇貴達之所欽仰於是衆庶朋契雷同奔向咸共嗟詠稱述其美云若染漬風流則精義入微研究理味則妙契神用澡塵垢於胸心脫桎梏於形表超俗累於籠樊邈世務而高蹈論真素則夷齊無以踰其操遺榮寵則巢許無以過其志味玄旨則顏冉無以參其風去紛

穢則松喬無以比其潔信如所談則義無間然矣但今
觀諸沙門通非其才羣居猥雜未見秀異混若涇渭渾
波泯若薰蕕同篋若源清則津流應鮮根深則條穎必
茂考其言行而始終不倫究其本末幾有無校僕之所
以致怪良由於此如皇帝之忘智據梁之失力皆在鑪
錘之間陶鑄以成聖者苟道不虛行才必應器然沙門
既出家離俗高尚其志違天屬之親捨榮華之重毀形
好之飾守清節之禁研心唯理屬已唯法投足而安蔬

食而已使德行卓然為時宗仰儀容邕肅為物軌則然
觸事蔑然無一可採何其棲託高遠而業尚鄙近至於
營求孜孜無暫寧息或墾殖田園與農夫齊流或商旅
博易與眾人競利或矜恃醫道輕作寒暑或機巧異端
以濟生業或占相孤虛妄論吉凶或詭道假權要射時
意或聚畜委積頤養有餘或指掌空談坐食百姓斯皆
德不稱服行多違法雖暫有一善亦何足以標高勝之
美哉自可廢之以一風俗此皆無益於時政有損於治

道是執法者之所深疾有國者之所大患且世有五橫
而沙門處其一焉何以明之乃大設方便鼓動愚俗一
則誘喻一則迫脅云行惡必有累劫之殃修善便有無
窮之慶論罪則有幽冥之伺語福則有神明之祐敦厲
引導勸行人所不能行逼強切勒勉為人所不能為上
減父母之養下損妻孥之分會同盡饋饈之甘寺廟極
壯麗之美割生民之珍玩崇無用之虛費罄私家之年
儲闕軍國之資實張空聲於將來圖無象於未兆聽其

言則洋洋而盈耳觀其容則落落而滿目考現事以求
徵並未見其驗真所謂擊影捕風莫知端緒亮僕情之
所未安有識者之所巨惑若有嘉信請承下風脫有暫
悟永去其滯矣主人憮然有聞慨爾長歎咄異哉子之
所陳何其陋也夫鄙俗不可以語大道者滯於形也曲
士不可以辯宗極者局於名也今將為子畧舉一隅自
可思反其宗矣蓋聖人設教應器投法受量有限故化
之以漸錄善心於毫端忘鄙吝於丘壑片行之善永為

身資一念之福終為神用始覆一簣不可責以為山之
功方趣絕境不中窮以括囊之實然海之所以稱大者
由無皦潔之清道之所以稱晦跡者以無赫然之觀夫
怨親婉孌有心之所滯而沙門遺之如脫屣名位財色
世情之所重而沙門視之如秕糠可謂忍人所不能去
斯乃標尚之雅趣弘道之勝事而云蔑然豈非妙賞之
謂乎又且志業不同歸向塗乖歧逕分轍不相領悟未
見秀異固其宜耳古人每歎才之為難信矣周號多士

亂臣十人唐虞之盛元凱二八孔門三千並海內翹秀
簡充四科數不盈十於中伯牛廢疾回也六極商也慳
恪賜也貨殖予也難雕由也凶愎求也聚斂任不稱職
仲弓雖駢出於犁色而舉世推德為人倫之宗欽尚高
軌為措紳之表百代詠其遺風千載仰其景行至於沙
門乃苦其剝節酷相瓦礫斯豈君子弘通之道雅正之
論哉此由或人入班輸之作坊不稱指南之巧妙但譏
拙者之傷手真可謂服膺下流志存鄙劣昔丞相問客

俗言鴟梟食母寧有是乎客答但聞慈烏反哺耳相乃
悵然自愧失言今子處心將無似相之問也君子過惡
揚善反是謂何又云投足而安且林野蕭條每有寇盜
之患城傍入出動嬰交遊之譏處身非所則招風塵之
累婆婆田里則犯人間之論二三無可進退唯谷宇宙
雖曠莫知所厝又云蔬餐而已夫人間有不贍之匱山
澤無委積之儲方宜取給復乘之以法所向九折於何
得立若堂堂聖世而有首陽之餓夫明明時雍而有赴

海之死者於雅懷何如然體無毛羽不可袒而無衣腹亦匏瓜不可繫而不食自未造極要有所資豐年則取足於百姓時儉則肆力以自供誠非所宜事不得已故蝮蛇螫手斬以求全推其輕重蓋所存者大雖營一已不求無獲求之不必一塗但令濟之有理亦何嫌多方以為煩穢其欲役使不得妄動何故執之甚乎昔伯成躬耕以墾殖沮溺耦作以修農陶朱商賈以營生於陵灌蔬以自供雀文賣藥以繼乏君平卜筮以補空張衡

術數以馳名馬鈞奇巧以騁功此等直是違俗遁世之人耳未正見有邈然絕塵與物天隔而咸共嗟詠不輟於口然沙門之中迹超諸乏恥與流輩動有萬數至於體道神化超落人封非可算計而未曾致言何其黨乎宜共思校事實不可古今殊論衆寡異辭希簡為貴猥多致賤恐非求精覈理之談也云自可廢之以一風俗是何言歟聖人不誣十室三人必有師資芳蘭並茂而欲蘊崇焚之不亦暴乎其中自有德宇淵邃器標時望

或翹楚曠潔栖寄清遠或禪思入微澄神絕境或敷演
微言散幽釋滯或精勤福業勸化崇善凡出家之本落
髮抽簪之日皆心口獨誓情到懇至雖生死彌綸玄塗
長遠要自驅策必階於道金輪之榮忽若塵垢帝釋之重
蔑若秕糠始者精誠乃有所感自非一舉頓詣體備圓
足其間何能不有小失且當錄其真素畧舉玄黃安渾舉
一槩無復甄別不可以管蔡之釁姬宗盡誅四山之暴
合朝流放此無異人苦頭虱因欲并首俱焚患在足刺

遂欲通股全解不亦濫乎云無益於時政有損於治道
夫弘道者之益世物有日用而不知故老氏云無為之
化百姓皆曰我自然斯言當矣是以干木高枕而魏國
大治庚桑善誨而瓊壘歸仁沙門在世誠無目前考課
之功名教之外實有冥益近取五戒訓物非六經之疇
遠以八難幽嶮非刑法之匹請以三藏銓罪非律令之
流囑以般若辯惑非老莊之謂道品無漏拔苦因緣則
存而不論周孔之教理盡形器至法之極兼練神明精

粗升降不可同日而語其優劣矣昔字助化以道佐治國境晏然民知其義年豐委積物無疵厲非益謂何云世有五橫沙門處其一焉凡言橫者以其志無業尚散誕莫名或博奕放蕩而傾竭家財或名挂編戶而浮游卒歲或尸祿素餐而莫肯用心或執政居勢而魚食百姓或馳競進趣而公私並損或肆暴姦虐而動造不軌斯皆傷教亂正大敗風俗由是苟悅奮筆而遊俠之論興韓非彈毫而五蠹之文作以之為橫理固宜然施之

沙門不亦誣乎國家方上與唐虞競巍巍之美下與殷周齊郁郁之化不使箕頽專有傲世之賓商洛獨標嘉遁之客甫欲大扇逸民之風崇肅方外之士觀子處懷經畧時政乃欲踵亡秦虎狼之嶮術襲高韓剋薄之弊法坑焚儒典治無綱紀制大半之稅家無游財設三五之禁備民如賊天下熬然人無聊生使嬴氏之族不訖於三世二子之禍即戮於當時臨刑之日方乃追恨始者立法之謬本欲寧國靜民不意堤防太峻反不容已

事既往矣何嗟之及云一則誘喻一則迫脅且衆生緣有濃薄才有利鈍解有難易行有淺深是以啟誨之道不一悟發之由不同抑揚頓挫務使從善斯乃權謀之警策妙濟之津梁殊非誘迫之謂也云罪則冥伺福則神祐夫含德至淳則衆善歸焉易曰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又曰為不善於幽昧之中鬼得而誅之豈非冥伺神明之祐哉善惡之報經有誠證不復具列云會盡銷鑊寺極壯麗此修福之家傾竭以儲將來之資

殫盡自為身之大計耳殆非神明歆其壯麗衆僧貪其滋味猶農夫之播殖匠者之構室將擇楨材以求堂宇之飾精簡種子以規嘉穀之實故稼穡必樹於沃壤之地卜居要選於爽塏之處是以知三尊為衆生福田供養自修己之功德耳云割生民之珍玩崇無用之虛費夫博施兼愛仁者之厚德崇飾宗廟孝敬之至心世教若此道亦如之物有損之而益為之必獲且浮財猶糞土施惠為神用譬朽木之為舟乃濟度之津要何虛費

之有哉欲端坐而望自然拱嘿以希安樂猶無柯而求
伐不食而徇飽焉可得乎苟身之不修已為困矣何必
乃蔽百姓之耳目擁天下之大善既自飲毒復欲鴆人
何酷如之可謂亡我陷彼相與俱禍是以盲聾瘖瘂之
對經幽處彌劫之殃調達之報歷地獄無間之苦云罄
私家之年儲闕軍國之資實聖王御世淳風遐被震道
綱以維六合布德網以籠羣僞川無扣浪之夫谷無含
歎之士四民咸安其業百官各盡其分海內融通九州

同貫戎車於是寢駕甲士却走以糞嘉穀委於中田食
儲積而成朽童稚進德日新黃髮盡於眉壽當共擊壤
以頌太平鼓腹以觀盛化子何多慮之深橫憂時之不
足不亦過乎云恪大官而腫口臨滄海而攝腹真子之
謂也云繫影捕風莫知端緒夫偽辯亂真大聖之所悲
嗟時不識寶卞和所以慟哭然妙旨希夷而體之者道
冲虛簡詣而會之者得用遠能津梁頹弱拔幽拯滯美
濟當時化流無外故神暉一震則感動大千睿澤整灑

則九州蒙潤是以釋梵悟幽旨而歸誠帝王望玄宗而委質八部挹靈化而洗心士庶觀真儀而奔至落落焉故非域中之名教肅肅焉殆是方外之冥軌然垣墻峭峻故罕得其門器宇幽邃稀入其室是以道濟彌綸而理與之乖德包無際而事與之隔子執迷自畢沒齒不悟蓋有以也夫日月麗天而瞽者莫覩其明雷電震地而聾者不聞其響是誰之過與而方欲議宮商之音茂文章之觀真過之甚者昔文鱗改視於初曜須跋開聽於

後緣子何辜之不幸獨懷疑以終年比衆人之所悲最
可悲之所先於是逡巡退席悵然自失良久曰聞大道
之說彌貫古今大判因緣窮理盡性立理不為當年弘
道不期一世可謂原始會終歸於命矣僕實滯寢長夜
未達其旨故每造有封今幸聞大夫之餘論結解疑散
豁然醒覺若披重霄以覩朗日發蒙蓋而悟真慧僕誠
不敏敬奉嘉誨矣

正二教論

道士有為夷夏論者故作此以正之

南齊明僧紹

及聞殊論銳言置家有懼誣聖將明其歸故先詳正所
證二經之句庶可兩悟幽津

論稱道經云老子入關之於天竺維衛國國王夫人名
曰清妙老子因其晝寢乘日之精入清妙口中後年四
月八日夜半時剖右腋而生墮地即行七步舉手指天
曰天上天下唯我為尊三界皆苦何可樂者於是佛道
興焉事在玄妙內篇此是漢中興典非穿鑿之書正曰道家之旨其在老氏
二經敷玄之妙備乎莊生七章而得一盡靈無聞形變

之奇彭殤均壽未覩無死之唱故恬其天和者不務變
常安時處順夫何取長生若乘日之精入口剖臍年事
不符託異合說稱非其有誕議神化秦漢之妄妖延魏
晉言不經聖何云真典乎

論稱佛經云釋迦成佛已有塵劫之數或為儒林之宗

國師道士

此皆成實正經
非方便之說也

正曰佛經之宗根明極教而

三世無得俗證覺道非可事顯然精深所會定慧有徵
於內緣感所應因果無妄於外夫釋迦發窮源之真唱

以明神道之所通也故其練精研照非養正之功微善階極異殆庶自崖道濟在忘形而所貴非全生生生不貴存存何功忘功而功著寂滅而道常出乎無始入乎無終靡應非身塵劫非遐此其所以為教也

論曰二經之旨若合符契正曰夫佛開三世故圓應無窮老止生形則教極澆淳所以在形之教不議殊生圓應之化爰盡物類是周孔老莊誠帝王之師而非前說之證既關塞異教又違符合之驗矣

論曰道則佛也佛則道也正曰既教有方圓豈觀其同
夫由佛者固可以權老學者安取同佛苟挾競慕高
撰會雜妄欲因其同樹邪去正是乃學非其學自漏道
蠹祇多不量見恥守器矣

論曰其入不同其為必異各成其性不易其事又曰或
照五典或布三乘教在華而華言化夷而夷語又曰佛
道齊乎達化而有夷夏之別正曰寂感遂通在物必暢佛
以一音隨類受悟在夷之化豈必三乘教華之道何拘

五教冲用因感既夷華未殊而俗之所異孰乖聖則雖
其人不同然其教自均也

論曰端委措紳諸華之容也剪髮緇衣羣夷之服也正
曰將求理之所貴宜無本禮俗沿襲異道唯其時物故
君子豹變民文先華顛孫膺訓喪志學殷夫致德韶武
則禪代異典後聖有作豈限夷華況由之極教必拘國
服哉是以繫其恒方而迷深動躓矣水陸既變致遠有
節舟車之譬得無翮乎而刻船守株固以兩見所歸

論曰下棄妻孥上廢宗祀嗜欲之物咸以禮伸孝敬三
典獨以法屈悖德犯順曾莫之覺又曰全形守祀繼善
之教也毀貌易姓絕惡之學也理之可貴者道事之可
賤者俗正曰今以廢宗祀為犯順存嗜欲以申禮則是
孝敬三典在我為得俗無必賤矣毀貌絕惡自彼為鄙
道無必貴矣愛俗拘奮崇華尚禮貴賤迭置義成獨說
徒欲蠹粥於凡觀豈期本理於聖言邪

論曰泥洹仙化各是一術佛號正真道稱正一一歸無

死真會無生正曰侯王得一而天下貞莫議仙化死而不亡者壽不論無死臆說誣濫辭非而澤大道既隱小成互起誠哉是言其諸誣詭謗慢欲以苟濟其違求之聖言固不容譏矣今之道家所教唯以長生為宗不死為主其練映金丹餐霞餌玉靈升羽蛻尸解形化是其託術驗而竟無觀其然也又稱其不登仙死則為鬼或召補天曹隨其本福雖大乖老莊立言本理然猶可無違世教損欲趣善乘化任往忘生生存存之旨實理歸

於妄而未為亂常也至若張葛之徒又皆離以神變化俗怪誕惑世符呪章劾咸託老君所傳而隨稍增廣遂復遠引佛教證成其偽立言舛雜師學無依考之典義不然可知將令真妄渾流希悟者永惑莫之能辯誣亂已甚矣

客既悉於佛老之正猶未值其津今將更麤言其隅而使自反焉夫理照研心二教兩得乃可動靜兼盡所遇斯乘也老子之教蓋修身治國絕棄貴尚事止其分虛

無為本柔弱為用內視反聽深根寧極渾思天元恬高
人世浩氣養和失得無變窮不謀通致命而竣達不謀
已以公為度此學者之所以詢仰餘流而其道若存者
也安取乎神化無方濟世不死哉其在調霞羽蛻精變
窮靈此自繕積前成生甄異氣故雖記竒之者有之而
言理者弗由矣稽之神功爰及物類大若麟鳳怪瑞小
則雀雉之化夫既一受其形而希學可致乎至乃顏孔
道隣親資納之極固將仰靈塵而止欲從未由則分命

之不妄有推之可明矣故仲尼貴知命而必有所不言
伯陽去竒尚而固守以無為皆將以抑其誕妄之所自
來也然則窮神盡教固由之有宗矣道成事得各會之
有元矣夫行業著於前生而強學以求致其功積習成
於素孱而橫慕以妄易其為首燕求越其希至何由哉
故學得所學而學以誠也為其可為而為可致也則夫
學鏡生靈中天設教觀象測變存而不論經世之深孔
老之極也為於未有盡照窮緣殊生共理練偽歸真神

功之正佛教之弘也是乃神明其宗老全其生守生者
蔽明宗者通然靜止大方乃雖蔽而非妄動由其宗則
理通而照極故必德貴天全自求其道崇本資通功歸
四大不謀非然守教保常孔老之純得所學也超宗極
覽尋流討源以有生為塵毒故息敬於君親不敬議其
化異不執方而駭竒妙寂觀以祐思功積見而要來則
佛教之粹明於為也故夫學得所學則可以資全生靈
而教尊域中矣明為於為將乃滅習反流而邈天人矣

過此已往未之或知洗慮之得其將在茲

門論

南齊張融

吾門世恭佛舅氏奉道道也與佛逗極無二寂然不動
致本則同感而遂通達迹成異其猶樂之不泐不隔五
帝之秘禮之不襲三皇之聖豈三與此皆殊時故不同
其風異世故不一其義安可輒駕庸愚誣調神極吾見
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獄是非昔有鴻飛天
道積遠難亮越人以為鳧楚人以為乙人自楚越耳鴻

常一鴻乎夫澄本雖一吾自俱宗其本鴻迹既分吾已
翔其所集汝可專遵於佛迹而無侮於道本書與二何
兩孔周剡山茨少子致書諸遊生者曰張融白鳥哀鳴
於將死人善言於就暮頃既病盛生衰此亦魂留幾氣
況驚舟失柂於空壑山足無絆於澤中故視陰之間雖
寸每遽不縫不徙也欲使魄後餘意繩墨弟姪故為門
律數感其一章通源二道今奏諸賢以為何若

難張長史門論

并問答
三首

南齊周顒

周刺山茨歸書少子曰周顛頓首懋製來班承復峻其
門則參子無踞誠不待獎敬尋同本有測高心雖神道
所歸吾知其主然自釋之外儒綱為引過此而能與仲
尼相若者黃老實雄也其教流漸非無邪弊素樸之本義
有可崇吾取捨舊懷麤有涇渭與奪之際不至朱紫但
蓄積懷抱未及厝言耳途軌乖順不可謬同異之聞文
宜有歸辨來旨謂致本則同似非吾所謂同時殊風異
又非吾所謂異也久欲此中微舉條裁幸因雅趣試共

極言且畧如左遲聞深況

通源曰道也與佛逗極無二寂然不動致本則同感而
遂通達迹誠異周之問曰論云致本則同請問何義是
其所謂本乎言道家者豈不以二篇為主言佛教者亦
應以般若為宗二篇所貴義極虛無般若所觀照窮法
性虛無法性其寂雖同住寂之方其旨則別論所謂逗
極無二者為逗極極於虛無當無二於法性邪將二塗
之外更有異本儻虛無法性其趣不殊乎若有異本思

告異本之情如其不殊願聞不殊之說

通源曰殊時故不同其風異世故不一其義吾見道士
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獄是非昔有鴻飛天道積
遠難亮越人以為鳧楚人以為乙人自楚越耳鴻常一
鴻乎夫澄本雖一吾自俱宗其本鴻跡既分吾已翔其
所集周之問曰論云時殊故不同其風是佛教之異於
道也世異故不一其義是道言之乖於佛也道佛兩殊
非鳧則乙唯足下所宗之本一物為鴻耳驅馳佛道無

免二乖未知高鑒緣何識本輕而宗之其有旨乎若猶取二教以位其本恐戰獄方興未能聽訟也若雖因二教同測教源者則此教之源每泐教而見矣自應鹿巾環杖悠然目擊儒墨閭閻從來何諍苟合源共是分跡雙非則二跡之用宜均去取奚為翔集所向勤務唯佛專氣抱一無謹於道乎言精旨遠企聞後要

通源曰汝可專遵於佛跡而無侮於道本周之問曰足下專遵佛跡無侮道本吾則心持釋訓業愛儒言未知

足下雅意佛儒安在為當本一末殊為本末俱異邪既欲精探彼我方相究涉理類所關不得無請

答周顥書

張融

張融白吾未能忘身故有情身分外既化極魂首復為子弟留地不欲使方寸舊都日夜荒沒平生所困橫膺而草所以製是門律以律其門非佛與道門將何律故告氣緩命憑魄申陰數感十應通源定本實欲足下發予竒意果能翔牘起情妙見正析既赴所志今為子言

周之問曰論云致本則同請問何義是其所謂本乎答
彼周曰夫性靈之為性能知者也道德之為道可知者
也能知而不知所可知非能知之義可知而不為能知
所知非夫可知矣故知能知必赴於道可知必知所赴
而下士雷情波照鼓欲噪神精明驅動識用沈藹所以
倒心下灌昭隔於道至若伯陽專氣致柔停虛任魄載
營抱壹居凝通靜靜唯通也則照無所沒魄緒停虛故
融然自道足下欲使伯陽不靜寧可而得乎使靜而不

怕道亦於何而可得今既靜而兩神神靜而道二吾未
之前聞也故逗極所以一為性遊簡且韻猖狂曠不能
復行次戰思定霸宇內但敷生靈以竦志庶足下罔象
以捫珠是以則帝屬五而神常一皇有三而道無二鳧
乙之交定者鴻乎吾所以直其繩矣

周之問曰言道家者豈不以二篇為主言佛教者亦應
以般若為宗二篇所貴義極虛無般若所觀照窮法性
虛無法性其寂雖同住寂之方其旨則別答彼周曰法

性雖以即色圖空虛無誠乃有外張義然環會其所中
足下當加以半思也至夫遊無蕩思心塵自拂思以無
蕩一舉形上是雖忘有老如騫釋然而有志釋不伐老
當其神地悠悠精和坐廢寂然以湛其神遂通以沖其
用登其此地吾不見釋家之與老氏陟其此意吾孰識
老氏之與釋家逗極之所以無二親情故妙得其一矣
直以物感既分應物難合令萬象與視聽交錯視聽與
萬象相橫著之既已深却之必方淺所以苦下之翁且

藏卽色順其所有不震其情尊其所無漸情其順及物
有潛去人時欲無旣可西風晝舉而致南精夕夢漢魂
中寐不其可乎若卿謂老氏不盡乎無則非期於得意
若卿謂盡無而不盡有得意復爽吾所期卿若疑老氏
盡有而不亮以教則釋家有盡何以峻迹斯時卿若以
釋家時宜迹峻其猶老氏時峻此迹逗極之同茲焉余
意

周之問曰論云時殊故不同其風是佛教之異於道也

世異故不一其義是道言之乖於佛也道佛兩殊非鳧則乙答彼周曰非鳧則乙迹固然矣迹固其然吾不復答但得其世異時殊不宜異其所以之異

周之問曰未知高鑒緣何識本答彼周曰綜識於本已吐前牘吾與老釋相識正如此正復是目擊道斯存卿欲必曲鞠其辭吾不知更所以自訟

周之問曰若猶取二教以位其本恐戰獄方興未能聽訟也答彼周曰得意有本何至取教

周之問曰若雖因二教同測教源者則此教之源每泐
教而見矣答彼周曰誠哉有是言吾所以見道未壹於
佛但吾之即此言別有竒即耳

周之問曰自應鹿巾環杖悠然目擊儒墨閭閻從來何
諍答彼周曰虞芮二國之鬪田非文王所知也碎白玉
以泯鬪其別有尊者乎況夜戰一鴻妄巾皂乙斯自鹿
巾之空負頭上環杖之自誣掌中吾安得了之哉

周之問曰苟合源共是分迹雙非則二跡之用宜均去

取矣為翔集所向勤務唯佛專氣抱一無謹於道乎答
彼周曰應感多端神情數廣吾不翔翻於四果卿尚無
疑其集佛吾不翔翻於五通而於集道復何晦且寶聖
宜本迹匪情急矧五已有所集方復移其翔者邪卿得
其無二於兩楹故不峻督其去取

周之問曰吾則心持釋訓業愛儒言未知足下雅意佛
儒安在為當本一末殊為本末俱異邪答彼周曰吾乃
自元混百聖同投一極而近論通源儒不在議足下今

極其儒當欲列儒圍道故無屬垣耳隙思潛師夜以遂
圖掩天城恐難升之險非子所躋則吾見師之出不見
其入也吾已謂百聖同所投何容本末俱其異更以瀝
勢倒兵恣卿智勇吾之勇智自縱橫湊出

重答張長史書

周顥

周顥頓首夫可以運寄情抱非理何師中外聲訓登塗
所奉而使此中介分然去留無薄是則怏怏失路在我
奚難足下善欲言之吾亦言之未已也輒復往研遲承

來析

通源曰法性雖以即色圖空虛無誠乃有外張義所以
苦下之翁且藏即色順其所有不震其情尊其所無漸
情其順周之問曰苦下之藏即色信矣斯言也更恐有
不及於即色容自託以能藏則能藏者廣或不獨出於
厲鄉耳夫有之為有物知其有無之為無人識其無老
氏之署有題無無出斯域是吾三宗鄙論所謂取捨驅
馳夫有能越其度者也佛教所以義奪情靈言詭聲律

蓋謂卽色非有故擅絕於羣家耳此塗未明在老何績
但紛紛橫沸皆由著有迂道淪俗茲焉是患旣患由有
滯而有性未明矯有之家因崇無術有性不明雖則巨
蔽然違誰尚靜涉累實微是道家之所以有埤弘教前
白所謂黃老實雄者也正何舊說皆云老不及聖若如
斯論不得影響於釋宗矣吾之位老不至乃然夫大士
應世其體無方或為儒林之宗或為國師道士斯經教
之成說也乃至宰官長者咸託身相何為老生獨非一

跡但未知涉觀淺深品位高下耳此皆大明未啟權接
一方日月出矣燭火宜廢無餘既說衆權自寢足下猶
欲抗遺燎於日月之下明此火與日月通源既情崇於
日月又無悔於火本未知此火本者將為名乎將或實
哉名而已邪道本安在若言欲實之日月為實矣斯則
事盡於一佛不知道也通源之旨源與誰通

通源曰當其神地悠悠精和坐廢登其此地吾不見釋
家之與老氏陟其此意吾孰識老氏之與釋家又曰今

既靜而兩神神靜而道二吾未之前聞也又曰伯陽專
氣致柔停虛任魄魄緒停虛故融然自道也又曰心塵
自拂一舉形上周之問曰足下法性雖以即色圖空虛
無誠乃有外張義竊謂老釋重出對分區野其所境域
無過斯言然則老氏之神地悠悠自悠悠於有外釋家
之精和坐廢每坐廢於色空登老氏之地則老異於釋
涉釋氏之意則釋氏殊於老神既靜而不兩靜既兩而
道二足下未之前聞吾則前聞之矣苟然則魄緒停虛

是自虛其所謂虛融然自道亦非吾所聞道若夫心塵
自拂一舉形上皆或未涉於大方不敢以通源相和也
通源曰足下欲使伯陽不靜寧可而得乎使靜而不怕
道亦于何而不得周之問曰甚如來言吾亦慮其未極
也此所謂得在於神靜失在於物虛若謂靜於其靜非
曰窮靜魄於其魄不云盡魄吾所許也無所問然

通源曰若卿謂老氏不盡乎無則非想期於得意若卿
謂盡無而不盡有得意復爽吾所期周之問曰盡有盡

無非極莫備知無知有吾許其道家唯非有非無之一
地道言不及耳非有非無三宗所蘊儻贍餘慮唯足下
其眇之念不使得意之相爽移失於有歸耳

通源曰非鳧則乙跡固然矣跡固其然吾不復答又曰
吾與老釋相識正如此正復是目擊道斯存又曰得意
有本何至取教又曰誠哉有是言吾所以見道來一於
佛周之問曰足下之所目擊道存得意有本想法性之
真義是其此地乎佛教有之足下所取非所以何至取

教也目擊之本即在教跡謂之鳧乙則其鴻安漸哉諸法真性老無其旨目擊高情無存老跡旨跡兩亡索宗無所論所謂無侮於道本當無侮於何地哉若謂探道家之跡見其來一於佛者則是真諦實義泐文可見矣將泐於道章而得之乎為泐於德篇而遇之也若兩無所泐而玄德於方寸者此自足下懷抱與老釋而為三耳或可獨樹一家非老情之所敢逮也

通源曰虞芮二國之鬪田非文王所知也斯自鹿巾之

空負頭上環杖之自誣掌中吾安能了之哉周之問曰
足下謂苦下之且藏卽色則虛空有關矣足下謂法性
以卽色圖空則法性為備矣今有人於此操環杖而言
法性鹿巾之士執虛無而來誚曰爾不同我吾與爾關
足下從容倚棘聽斷於其間曰皆不可也謂其鹿巾空
負於頭上環杖自誣於掌中以足下之精明特達而判
訟若斯良虞尚之所以於邑也

通源曰吾不翔翻於四果卿尚無疑其集佛吾翻不翔

於五通而於集道復何晦周之問曰足下不翔翻於四果猶勤集於佛教翻不翔於五通何獨棄於道跡乎理例不通方為被訖

通源曰當欲列儒圍道故先屬垣隙周之問曰足下通源唯道源不及儒吾因疑其闕是以相訪但未知融然自道唯道能融將道之融然修儒可會邪雖非義本縱言宜及想釋本多暇幸惠餘音

余尋周張難問雖往復積卷然兩家立意理在初番故

畧其後文旨存義本

與顧道士書

折衷
夏論

謝鎮之

謝鎮之白敬覽夷夏之論辯推一源詳據二典清辭斐
曄宮商有體玄致疊疊其可味乎吾不涯管昧竭闕幽
宗苦不思探賸無階豪繪但鏡復逾三未消鄙惑聊述
所疑庶聞後釋論始云佛是老子老子是佛又似仙化
比泥洹長生等無死爰引世訓以符玄教纂其辭例蓋似
均也未譏翦華廢祀亦猶蟲誼鳥聒非所宜效請試論

之案周孔以儒墨為典老莊以棄教明筌此皆開漸遊
方未猶洪祐也且蟲鳥殊類化道本隔夫欲言之宜先
究其由故人參二儀是謂三才三才所統豈分夷夏則
知人必人類獸必獸羣近而徵之七珍人之所愛故華
夷同貴恭敬人之所厚故九服攸敦是以闕睢之風行
乎四國況大化所陶而不洽三千哉若據經而言蓋聞
佛之興世也古昔一法萬界同軌釋迦文初修菩薩時
廣化羣生於成佛而有其土預霑慈澤皆來生我國我

閻浮提也但久迷生死隨染俗流暫失正路未悟前覺
耳以聖人俯三達之智各觀其根知區品不同故說三
乘而接之原夫真道唯一法亦不二今權說有三殊引
而同歸故遊會說法悟者如沙塵拯沈濟惑無出此法
是以當來過去無邊世界共斯一揆則知九十有五非
其流也明矣彼乃始言其同而未言其異故知始之所
同者非同末之所異者非異將非謬擊瓦釜濫諧黃鍾
邪豈不誣哉至如全形守祀戴冕垂紳披氈統貝埋塵

焚火正始之音婁羅之韻此俗禮之小異耳今見在鳥而鳥鳴在獸而獸响允執萬之一音感異類而殊應便使夷夏隔化一何混哉舟枯車溺可以譬彼夫俗禮者出乎忠信之薄非道之淳修淳道者務在反俗俗既可反道則可淳反俗之難故宜祛其甚泰祛其甚泰必先墮冠削髮方衣去食墮冠無世飾之費削髮則無筭櫛之煩方衣則不暇工於裁製去食則絕情想於嗜味此則為道者日損豈夷俗之所制及其數文輿籍三藏四

舍此則為學者日益豈華風之能造又云佛經繁顯道經
簡幽推此而言是則幽者鑽仰難希顯則涉求易望簡
必不足以示理繁則趣會而多津佛法以有形為空幻
故忘身以濟衆道法以無我為真實故服食以養生且
生而可養則及日可與千松比霜朝茵可與萬椿齊雪
邪必不可也若深體三界為長夜之宅有生為大夢之
主則思覺悟之道何貴於形骸假使形之可練生而不
死此則老宗本異非佛理所同何以言之夫神之寓形

猶於逆旅苟趣舍有宜何戀戀於檐宇哉夫有知之知可形之形非聖之體雖復堯孔之生壽不盈百大聖泥洹同於知命是以永劫已來澄練神明神明既澄照絕有無名超四句此則正真終始不易之道也又刻船者祈心於金質守株者期情於羽化故封有而行六度凝滯而茹靈芝有封雖乖六度之體為之或能濟物凝滯必不羽化即事何足兼人尋二源稍迹曠局異懷居然優劣如斯之流非可具詰彼皆自我之近情非通方之

宏識則知殊俗可以道甄哀哉玄聖既邈斐然競興可
謂指蠱迹為蒼文餌螫乳為醍醐良可哀也佛道汪洋
智量不可以言窮應迹難以形測其辯有也則萬象森
陳若干峙並立其析無也則泰山空盡與秋毫俱散運
十力以摧魔弘四等以濟俗抗般若之法炬何幽而不
燭潛三昧之法威何遠而不伏寧疑夷夏不效哉

重與顧道士書

并頌

謝鎮之

謝鎮之白猥辱反釋究詳淵況既和光道佛而涇渭釋

李觸類長之爰至棊奕數佛彌過精旨踰昧夫飾權質
珍曜夜不售所謂馳走滅迹跳動息影焉可免乎循雅
論所據正以蟲鳥異類夷夏外俗余以三才均統人理
是一俗訓小殊法教大同足下答云存乎周易非胡書
所擬便謂素旗已舉不復伸檢玄旌為素麾異乎曹子
之觀旗輒復畧諸近要以標大歸然髻珠雖隱暮四易
顯聊以寄譏儻不貽忤夫太極剖判兩儀妄構五陰合
興形識謬彰識以流染因結形以愛滯緣生義皇之前民

多專愚專愚則巢居穴處飲血茹毛君臣父子自相視
秦越猶若禽獸又比蒙童道教所不入仁義所未移及
其姚憇淪波觸崖思濟思濟則祈善祈善則聖應夫聖
者何邪感物而遂通者也夫通不自通感不自感感恒
在此通每自彼自彼而言懸鏡高堂自此而言萬象斯
歸故知天竺者居娑婆之正域處淳善之嘉會故能感
通於至聖土中於三千聖應既彼聲被則此覩日月之
明何假離朱之察聞雷霆之音奚事子野之聽故卑高

殊物不嫌同道左右兩儀無害天均無害天均則雲行
法教不嫌同道則雨施夷夏夫道者一也形者二也道
者真也形者俗也真既猶一俗亦猶二盡二得一宜一
其法滅俗歸真必反其俗是以如來制軌玄劫同風假
令孔老是佛則為韜光潛導匡救偏心立仁樹義將順
近情是以全形守祀恩接六親攝生養性自我外物乃
為盡美不為盡善蓋是有涯之制未鞭其後也何得擬
道菩提比聖牟尼佛教數明要而能博要而能博則精

疎兩汲精疎兩汲則剛柔一致是以清津幽暢誠規易
準夫以規為圓者易以手為圓者難將不捨其所難從
其所易邪道家經籍簡陋多生穿鑿至如靈寶妙真採
撮法華制用尤拙及如上清黃庭所尚服食咀石餐霞
非徒法不可效道亦難同其中可長唯在五千之道全
無為用全無為用未能遣有遣有為懷靈芝何養佛家
三乘所引九流均接九流均接則動靜斯得禪通之理
是三中之一耳非其極也禪經微妙境相精深以此締

真尚不能至今云道在無為得一而已無為得一是則
玄契千載玄契千載不俟高唱夫明宗引會導達風流
者若當廢學精思不亦怠哉豈道教之筌一作全邪敬
尋所辨非徒止不解佛亦不解道也反亂一首聊酬啟

齒

頌曰運往兮韜明玄聖兮幽翳長夜兮悠悠衆星兮哲
哲太暉灼兮昇曜列宿奄兮消蔽天輪掬兮殊材歸敷
繩兮一制苟專迷兮不悟增上驚兮遠逝卞和慟兮荆

側豈偏尤兮楚厲良芻蕘兮般若焉相責兮智慧

弘明集卷六

音釋 弘第六

駁北角切 不純也 憺文甫切 悵也 婉於阮切 變美好貌 糝糝糠 糝糝

委切不成粟也 糠苦岡切 穀皮 愎毗亦切 剛 駢思營切 牲 赤色也 塿塿壘 塿塿烏

壘力軌切 塿壘山名 嶺苦亥切 高爽也 鴛直禁切 孱孱弱也 馘渠為 馘馘

行革切 烏 迕五故切 摧音角 揚 斐數尾切 文貌 壘無匪切 壘壘

倦子余切 睢鳥名 响音吼 獸 笄堅溪切 櫛側瑟切 梳 菌巨

切 藥 妯都合切 皙之列切 明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六
詩經

欽定四庫全書

弘明集卷七

梁 釋僧祐 撰

難顧道士夷夏論

并書

宋朱昭之

見足下高談夷夏辨商二教條勒經旨冥然玄會妙唱
善同非虛言也昔應吉甫齊孔老於前吾賢又均李釋
於後萬世之殊塗同歸於一朝歷代之疑爭怡然於今
日賞深悟遠蠲慰者多益世之談莫過於此至於各言

所好便復肝膽楚越不知苦甘之方雖二而成體之性
必一乃互相攻擊異端遂起往反紛類斯害不少惜矣
初若登天光被俗表未如入淵明夷輝淪夫導師失路
則迷塗者衆故忘其淺昧遽相牽拯今先布其懷未陳
所恨想從善如流者不惜乖於一往耳山川悠遠良話
未期聊寄於斯以代暫對情旗一接所釋不淺朱昭之
白

夫聖道虛寂故能圓應無方以其無方之應故應無不

適所以自聖而檢心本無名於萬會物自會而為稱則名號以為之彰是以智無不周者則謂之為正覺通無不順者則謂之為聖人開物成務無不達也則謂之為道然則聖不過覺覺不出道君可知也何須遠求哉但華夷殊俗情好不同聖動常因故設教或異然曲禮淨戒數同三百威儀容止又等三千所為異政在道佛之名形服之間耳達者尚復以形骸為逆旅究冕豈足論哉所可為嫌祇在設教之始華夷異用當今之俗而

更兼治遷流變革一條宜辨耳今當之言聖人之訓動必因順東國貴華則為充冕之服禮樂之容屈伸俯仰之節衣冠簪佩之飾以弘其道蓋引而近之也夷俗重素故教以極質髡落徽容衣裳弗裁閉情開照期神曠劫以長其心推而遠之道法則採餌芝英餐霞服丹呼吸太一吐故納新大則靈飛羽化小則輕強無疾以存其身即而効之也三者皆應之一用非吾所謂至也夫道之極者非華非素不即不殊無近無遠誰舍誰居

不偏不黨勿毀勿譽圓通寂寞假字曰無妙境如此何
所異哉但自皇犧已來各弘其方師師相傳不相關涉
良由彼此兩足無復我外之求故自漢代以來淳風轉
澆仁義漸廢大道之科莫傳五經之學彌寡大義既乖
微言又絕衆妙之門莫遊中庸之儀弗覩禮術既壞雅
樂又崩風俗寢頓君臣無章正教陵遲人倫失序於是
聖道彌綸天運遠被玄化東流以慈係世仁衆生民黷
所先習欣所新聞革面從和精義復興故微言之室在

在並建玄詠之賓處處而有此可以事見非真布之空
談將無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故邪意者夫聖
人之撫百姓亦猶慈母之育嬰兒始食則餌以甘肥甘
肥既厭復改以脂蜜脂蜜既厭則五體休和內外平豫
為益至矣不其然乎理既然矣而橫厝非貶妄相分別
是未悟環中不可與議二賢推盪徃反解材之勢縱復
得解非順理之作順理析之宣待推盪足下發源開端
明孔老是佛結章就議則與奪相懸何搢紳擊跽為諸

華之容稽首佛足則有狐蹲之貶端委罄折為侯甸之
恭右膝著地增狗踞之辱請問若孔是正覺釋為邪見
今日之談吾不容聞許為正真何理鄙誚既虧畏聖之
箴又忘無苟之禮取之吾心所恨一也又云全形守祀
繼善之教毀貌易性絕惡之學是商臣之子有繼善之
功覆障毀落有絕惡之志推尋名實為恨二也又云下
棄妻孥上廢宗祀夫鬼神之理冥漠難明故子路有問
宣尼弗釋當由生死道殊神緣難測豈為聖不能言良

恐賢不能得三達之鑒照之有在足下已許神化東流而復以喪祭相乘與奪無定為恨三也又云切法可以進謙弱賒法可以退夸強三復此談顛倒不類夫謙弱易回可以賒和而進夸強難化應以苦切乃退隱心檢事不其然乎米糠在目則東西易位偏著分心則辭義舛惑所言乖當為恨四也又云抑則明者獨進引則昧者競前夫道言真實敬同高唱覆載萬物養育衆形而云明者獨進似若自私佛音一震則四等兼羅三乘同

順天龍俱靡而云昧者競前亦又近誣探賸之談而妄
生瘡疣游辭放發為恨五也又云佛是破惡之方道是
興善之術破惡之方吾無間然夫惡止善行乃法教所
以興也但未知興善之術術將誰然若善者已善奚用
興善善者非善又非興善則興善之名義無所託今道
者善也復以興善取之名義太為繼富不以振惡為教
編矣大道兼弘而欲局之為恨六也又云殘忍剛愎則
師佛為長慈柔虛受則服道為至夫摧伏勇猛迴靡殘

暴實是牟尼之巨勲不乖於慧旨但道力剛明化功彌
遠成性存存恩無不被臬鳩革心威無不制而云唯得
虛受太為淺畧將無意淪偏著不悟狹劣傷道邪披尋
第目則先誠臆說建言肆論則不覺情遷分石難持為
恨七也又云八象西戎諸典廣畧兼陳金剛般若文不
踰千四句所弘道周萬法靡妙兩施繁約共有典法細
誠科禮等碎精靡橫生言乖乎實為恨八也又云以國
而觀則夷虐夏溫請問炮烙之苦豈康竺之刑流血之

悲詎齊晉之子剗剔之苦害非左社之心秋露含垢匪
海濱之士推檢性情華夷一揆虛設溫嚴為恨九也又
云博奕賢於慢遊講誦勝於戲謔尋夫風流所以得傳
經籍所以不廢良由講誦以得通諮求以成悟故曰學
而不講是吾憂也而方之戲謔太為慢德請問善誘之
筌其將安寄初未得意而欲忘言為恨十也有此十恨
不能自釋想望君子更為伸之謝生亦有參差足下攻
之已密且專所請不復代匠

諮顧道士夷夏論

并書

宋朱廣之

朱廣之叩頭見與謝常侍往復夷夏之論辯章同歸之義可謂簡見通微清練之談也至於聃尚端冕之飾屏破翦落之素申以擊跪之恭辱以狐蹲之肅桎束華人杜絕外法舟車之喻雖美平恕之情未篤致會之源既坦筌寄之塗方壅然則三乘之悟宵望茲土六度之津於今長訣披經翫理悵快良深謝生貶沒仙道褒明佛教以羽化之術為浮濫之說殘形之唱為履真之文徒

知己指之為指不知彼指之無殊豈所以通方得意善
同之謂乎僕夙漸法化晚味道風常以崇空貴無宗趣
一也蹄網雙張義無偏取各隨曉入唯心所安耳何必
龍袞可襲而瓔珞難乘者哉自貧來多務研數沈潛緘
卷巾牘奄逾十載幼習前聞零落頓盡蘊志空年開瞻
靡階每獨慷慨遙夜輒啓旦忘寐而清心遠信纏苦彌
篤若夫信不公理則輕汎無主轉愴之賓因斯而起是
以罄率狂管書述鄙心願重為啟誨敷導厥疑廣之叩

頭

論云擎跪罄折侯甸之恭也狐蹲狗踞荒流之肅也疑曰夫邦殊用隔久自難均至於各得所安由來莫辨侯甸之容所言當矣狐狗之目將不獨傷

論云若謂其致既均其法可換者而車可涉川舟可行陸乎必不可也疑曰夫法者所以法情情非法也法既無定由情不一不一之情所向殊塗剛柔並馳華戎必同是以長川浩漫無當於此矣平原遠陸豈取於彼邪

舟車兩乘何用不可

論云既不全同又不全異下棄妻孥上廢宗祀疑曰若夫廢祀於上不能絕棄於下此自擬異入同非同者之過也寧可見犁牛不登宗廟之用而永棄於牢餼之具邪

論云嗜慾之物皆以禮伸孝敬之典獨以法屈悖德犯順曾莫之覺疑曰若悖德犯順無施而可慈敬惠從和觸地而通是以損膳行道非徵凶之宅服冕素餐非養

正之方屈伸之望可相絕於此矣

論云理之可貴者道也事之可賤者俗也今捨華效夷
義將安取若以其道邪道固符合矣若以其俗邪俗則
天乖矣疑曰至道虛通故不爵而尊俗無不滯故不黜
而賤賤者不能無累尊者自然天足天足之境既符俗
累之域亦等道符累等又誰美誰惡故俱是聖化唯照
所惑惑盡明生則彼我自忘何煩遲遲捨效之際耿介
於華夷之間乎

論云無生之教賒無死之化切切法可以進謙弱賒法
可以退夸強疑曰無生即無死無死即無生名反實合
容得賒切之別邪若以跡有差降故優劣相懸者則宜
以切抑強以賒引弱故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
人故退之致教之方不其然乎

論云佛教文而博道教質而精精非麤人所信博非精
人所能疑曰夫博聞強識必緣照遠廣敦修善行必因
理入微照明則理無不精理精則明無不盡然則精博

同功相為利用博猶精也豈麤人所能信精猶博也豈
引通所獨闕

論云佛言華而引道言實而析析則明者獨進引則昧
者競前疑曰夫華不隔理則為達鑿所陶實未屆虛故
為鑽賞所業陶業有序者為質昧邪為待明邪若其質
昧則明不獨進若必待明則昧不獲前若明昧俱得何
須抑引妙況難章所宜更辯

論云佛經繁而顯道經簡而幽幽則妙門難見顯則正

路易遵遵正則歸塗不迷見妙則百慮咸得疑曰簡則
易從云何難見繁則難理豈得易遵遵正則歸塗不迷
可以階道之極雖非幽簡自然玄造何假難明之術代
茲易曉之路哉

論云若殘忍剛愎則師佛為長慈柔虛受則服道為至
疑曰夫邪見枉道法所不存慈悲喜捨是所漸錄喜心
則能受捨亦必虛虛受之義窅然復會未知殘愎之人
更依何法若謂所受者異則翻成刻舛何相符之有乎

論云佛是破惡之方道是興善之術又以中夏之性不可做西戎之法疑曰興善之談美矣勿做之誨意所未安請問中夏之性與西戎之人為夏性純善戎人根惡如今根惡則於理何破使其純善則於義何興故知有惡可破未離於善有善可興未免於惡然則善惡參流深淺互列故羅雲慈惠非假東光桀跖凶虐豈鍾西氣何獨高華之風鄙戎之法邪若以此善異乎彼惡殊乎此惡則善惡本乖寧得同致

論云蹲夷之儀婁羅之辯猶蟲誼鳥聒何足述倣疑曰夫禮以伸敬樂以感和雖敬由禮伸而禮非敬也和因樂感樂非和也故上安民順則玉帛停筐風淳俗泰則鐘鼓輟響又鍾帛之運不與二儀並位蓋以拯頓權時不得已而行耳然則道義所存無係形容苟造其反不嫌殊周全祇蹲虔跪孰曰非敬敬以伸心孰曰非禮禮敬玄符如何徒捨含識之類人標其所貴貴不在言言存貴理是以麟鳳懷仁見重靈篇猩猩能語受蚩禮章

未知之所論義將何取若執言捐理則非知者所據若
仗理忘言則彼以破相明宗故李叟之常非名欲所及
維摩靜默非巧辨所追檢其言也彼我俱遣尋其旨也
老釋無際俱遣則濡沫可遣無際則不負高貴何乃遠
望般若名非智慧便相挫躐比類蟲鳥研復逾日未愜
鄙懷且方俗殊韻豈專胡夏近唯中邦齊魯不同權輿
俶落亦古今代述以其無妨指錄故傳授世習若其非
也則此未為是如其是也則彼不獨非既未能相是則

均於相非想茲漢音流入彼國復受蟲蝕之尤烏聒之
誚婁羅之辯亦可知矣一以此明達楹可齊兩若兼除
不其通乎夫義奧淵微非所宜參誠欲審方玄匠聊伸
一往耳傾心遙佇遲聞後裁

駁顧道士夷夏論

并書

宋釋慧通

余端夏有隙亡事忽景披顧生之論昭如發蒙見辨異
同之原明是非之趨辭豐義顯文華情奧每研讀忘倦
慰若萱草真所謂洪筆君子有懷之作也然則察其指

歸疑笑良多譬猶盲子採珠懷赤菽而反以為獲寶聾
賓聽樂聞驢鳴而悅用為知音斯蓋吾子夷夏之談以
為得理其乖甚焉見論引道經益有味如昔老氏著述
文指五千其餘淆雜並淫謬之說也而別稱道經從何
而出既非老氏所創寧為真典庶更三思儻祛其惑

論云孔老非佛誰則當之道則佛也佛則道也以斯言
之殆迷厥津故經云摩訶迦葉彼稱老子光淨童子彼
名仲尼將知老氏非佛其亦明矣實猶吾子見理未弘

故有所固執然則老氏仲尼佛之所遣且宣德示物禍
福而後佛教流焉然夫大道難遵小成易習自往古而
致歎非來今之所慨矣老氏著文五千而穿鑿者衆或
述妖妄以迴人心或傳淫虐以振物性故為善者寡染
惡者多矣僕謂措紳之飾罄折之恭殞葬之禮斯蓋大
道廢之時也仁義所以生孝敬所以出矣智欲方起情
偽日滋聖人因禁之以禮教制之以法度故禮者忠信
之薄取亂之首也既失無為而尚有為寧足加哉夫剪

髮之容狐蹲之敬永沈之俗僕謂華色之不足吝貨財之不可守亦已信矣老氏謂五色所以令人目盲多藏必之後失故迺剪髮玄服捐財去世讓之至也是以泰伯無德孔父嘉焉斯其類矣夫胡跪始自天竺而四方從之天竺天地之中佛教所出者也斯乃大法之整肅至教之齊嚴吾子比之狐蹲厥理奚徵故夫凶鬼助惡強魔毀正子之謂矣譬猶持瓢以減江海側掌以蔽日月不能損江海之泉掩日月之明也至夫太古之初物

性猶淳無假禮教而能緝正弗施刑罰而自治死則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至無期哀至便哭斯乃上古之淳風良足效焉子欲非之其義何取又道佛二教喻之舟車夫有識聞之莫不莞爾而笑僕謂天道弗言聖人無心是以道由人弘非道弘人然則聖人神鑒靡所不通智照寧有不周而云指其專一不能兼濟譬猶靈暉朝覲稱物納照時風夕灑程形賦音故形殊則音異物異則照殊日不為異物而殊照風不為殊形而異音將知

其日一也其風一也稟之者不同耳吾子以為舟車之
喻義將焉允然夫大教無私至德弗偏化物共旨導人
俱致在戎狄以均響處胡漢而同音聖人寧復分地殊
教隔寓異風豈有夷邪寧有夏邪昔公明儀為牛彈清
角之操伏食如故非牛不聞不合其耳也轉為蝻蚩孤
犢之聲於是奮耳掉尾蹠躐而聽之今吾子所聞者蓋
蝻蚩之音也夷夏之別斯旨何在又云下棄妻孥上廢
宗祀嗜欲之物皆以禮伸孝敬之典獨以法屈夫道俗

有晦明之殊內外有語默之別至於宗廟享祀禘祫皇
考然則孝敬之至世莫加焉若乃煙香夕臺韻法宸宮
禮拜懺悔祈請無輟上逮歷劫親屬下至一切蒼生若
斯孝慈之弘大非愚瞽之所測也夫國資民為本君恃
民而立國之所以寧民之力也推如來談似為空設又
云刻船桑門守株道士空爭大小互相彈射披撫華論
深釋以滯尋文求義於何允歸夫外道淫奔彌齡積紀
沈晦弗遷淪惑寧反遊涉墟鄉泛越鄜落公因聖術才

行淫亂得道如之何斯可恥昔齊人好獵家貧犬鹿窮
年馳騁不獲一獸於是退而歸耕今吾子有知歸耕得
筭又云大道既隱小成互起辯訥相傾孰與正之夫正
道難毀邪理易退譬若輕羽在高遇風則飛細石在谷
逢流則轉唯泰山不為飄風所動磐石不為疾流所迴
是以梅李見霜而落葉松柏歲寒而不凋信矣夫姪妖
之術觸正便挫子為大道誰為小成想更論之然後取
辨若夫顏回見東野之馭測其將敗子貢觀邾魯之風

審其必亡子何無知若斯之甚故標愚智之別撰賢鄙之殊聊舉一隅示子望能三反又云泥洹仙化各是一術佛號正真道稱正一一歸無死真會無生無生之教賒無死之教切斯蓋吾子聰辯能言鄙夫蔑以如之然則泥洹滅度之說著乎正典仙化入道之唱理將安附老子云生生之厚必之死地又云天地所以長久者以其不自生也夫忘生者生存存生者必死子死道將屈故謂之切其殊切乎諺曰指南為北自謂不惑指西為

東自謂不蒙子以必死為將生其何反如之故潛居斷糧以修仙術僕聞老氏有五味之戒而無絕穀之訓矣是以蟬蛾不食君子誰重蛙蟒穴藏聖人何貴且自古聖賢莫不歸終吾子獨云不死何斯濫乎故舜有蒼梧之墳禹有會稽之陵周公有改葬之篇仲尼有兩楹之夢曾參有啟足之辭顏回有不幸之歎子不聞乎豈謬也哉昔者有人未見麒麟問常見者曰麟何類乎荅曰麟如麟也問者曰若嘗見麟則不問也而云麟如麟何

邪荅云麟磨身牛尾鹿蹄馬背問者乃曉然而悟今吾子欲見麟邪將不見告又云道經簡而幽幽則妙門難見僕謂老教指乎五千過斯以外非復真籍而道文重顯愈深疑怪多是虛託妍辭空稱麗句譬周人懷鼠以質璞鄭子觀之而且退斯之謂矣尋此而言將何克允又云殘忍剛愎則師佛為長慈柔虛受則服道為至矣故老子云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學文故人所以敷行誠籍顯著文教將為愚瞽之故非為賢哲之施矣

違之者必凶順之者必吉夫強梁剛愎之人下愚之類也大教慈愍方便為之將非虛邪學文邪慈柔虛受僕謂宜空談今學道反之陳黃書以為真典佩紫錄以為妙術士女無分閨門混亂或服食以祈年長或媵姣以為瘳疾慈柔之論於焉何託又道迹密而微利用在已故老子云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也及吾無身吾又有何患老氏以身為大患吾子以軀為長保何其乖之多也夫後身而身先外身而身存惟云在己未知此

談以何為辯又云婁羅之辯各出彼俗自相領解猶蟲
誼鳥聒何足述效僕謂餌辛者不知辛之為辛而無羨
於甜香悅臭者不覺臭之為臭而弗耽椒蘭猶吾子淪
好淫偽寧有想於大法夫聖教妙通至道淵博既不得
謂之為有亦不得謂之為無無彼我之義並異同之說
矣夫言猶射也若筈之離弦非悔恨所及子將慎言乎
而云蟲誼鳥聒意則何依近者孫子猖狂顯行無道妖
姪喪禮殘逆廢義賢士同志而已愚夫輒為迴心姦儔

盈室惡侶填門墟邑有痛切之悲路陌有羅苦之怨夫
天道損盈鬼神福謙然後自招淪喪

戎華論折顧道士夷夏論

宋釋僧愍

昔維摩者內乘高路功亮事外龍隱人間志揚淵海神
灑十方理正天下故乃跡臨西土協同幽唱若語其靈
變也則能令乾坤倒覆促延任意若語其真照也則忘
慮而幽凝言絕者也如此之人可謂居士未見君稱居
士之意也君今七慢之岳未摧五欲之谷未填慧陽之

日未曜無明之雲未晴永冥之風未息夜遊之迷未旋
君既解猶常品而山號居士乎貧道遙餐器量知君未
堪斯據然此雖大法之淺號而亦未易可當矣省君夷
夏論意亦具照來心貧道踐學天壇希囑茲況而此所
論者才無玩文之麗識無鑒幽之效照無寸光澤無露
潤萬塗斯闕有何義哉而復內秉茫思獲心閤計輕弄
筆墨仰卜聖旨或混道佛合同或論深淺為異或說神
邦優劣或毀清正賓實夫苦李繁子而枝折樂大謬唱

而受臬此皆是上世之成制後賢之遠匠矣今將示君
道佛之名義異也夫佛者是正靈之別號道者是百路
之都名老子者是一方之哲佛據萬神之宗道則以仙
為貴佛用漏盡為妍仙道有千歲之壽漏盡有無窮之
靈無窮之靈故妙絕杳然千歲之壽故乘龍御雲御雲
乘龍者生死之道也杳然之靈者常樂永淨也若斯者
故能璇璣並應跡臨王城宮踈遠闕細委重軒故放彼
萬國誓越三空龍飛華館整駕道場於是初則唱於鹿

苑次則集於天宮中則播於靈鷲後則扇於熙連故乃
巨光遐照白日寢暉華軒四蓋梵駕天垂九天齊歌羣
仙悟機敢預有緣莫不雲會歸焉唯有周皇邊霸道心
未興是以如來使普賢威行西路三賢並導東都故經
云大士迦葉者老子其人也故以詭教五千翼匠周世
化緣既盡迴歸天竺故有背關西引之邈華人因之作
化胡經也致令寡見之衆詠其華焉君未詳幽旨輒唱
老佛一人乎聞大聖現儒林之宗便使周孔莊老斯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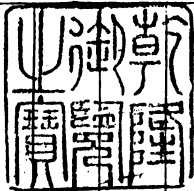
是佛若然者君亦可即老子邪便當五道羣品無非是佛斯則是何言歟真謂夸父逐日必渴死者也君言夷夏論者東有驪濟之醜西有羌戎之流北有亂頭被髮南有剪髮文身姬孔施禮於中故有夷夏之別戎華者東盡於虛境西則窮于幽鄉北則弔於溟表南則極乎牢閭如來扇化中土故有戎華之異也君責以中夏之性效西戎之法者子出自井坂之淵未見江湖之望矣如經曰佛據天地之中而清導十方故知天竺之上是

中國也周孔有雅正之制如來有超俗之憲雅正制故
有異於四夷超俗憲故不同於周孔制四夷故八方推
德憲加周孔故老子還西老子還西故生其羣戎四夷
推德故踰增其迷夫正禮巨易真法莫移正禮巨易故
秦伯則於吳越而整服真法莫移故佛教則東流而無
改緣整服故令裸壤翫裳法無改故使漢賢落髮翫裳
故使形逼中夏落髮故使仰齊西風形逼中夏故使山
藏而空慢遠齊西風故使近見者莫不信也若謂聖軌

無定應隨方異者泰伯亦可裸步江東君今亦可未服
裳也故雖復方類不同聖法莫異君言義將安取者謂
取正道也於是道指洞玄為正佛以空空為宗老以太
虛為真佛以即事而淵老以自然而化佛以緣合而生
道以符章為妙佛以講導為精太虛為真故有中無無
矣即事而淵故觸物斯真矣自然而化故霄堂莫登矣
緣合而生故尊位可升矣符章為妙故道無靈神矣講
導為精故研尋聖心矣有中無無故道則非大也觸物

斯與故聖路遐曠也霄堂莫登故云云徒勞也尊位可
升故智士亡身也道無靈神故傾顏何求也研尋聖心
故沙門雲興也爾乃故知道經則少而淺佛經則廣而
深道經則尠而穢佛經則弘而清道經則濁而漏佛經
則素而貞道經則近而闇佛經則遠而明君染服改素
實參高風也首冠黃巾者卑鄙之相也皮革苦頂者莫
非華風也販符賣籙者天下邪俗也搏頰扣齒者倒惑
之至也反縛伏地者地獄之貌也符章合氣者姦狡之

窮也斯則明闇已顯真偽已彰君可整率匹侶徊涉清
衢貧道雅德內顧同奉聖真豈有惡乎想必不逆允於
往示耳



弘明集卷七

音釋 弘第七

黷徒谷切 思也 蒙也 盪徒朗切 推盪也 餽虛氣切 腥曰餽 猩音生 能言獸也 蚩赤脂

也切 笑也 莞胡管切 小笑貌 覲古候切 見也 蹠徒協切 蹠踐行貌 褻裕切 褻裕

褻徒計切 褻裕並祭名 夾夾 姣古巧切 妖也 臭尸救切 惡氣也 尠息淺切 少也 苦

舒瞻切 覆也

欽定四庫全書

引明辨
卷七音釋